

讀

通

鑑

論

讀通鑑論卷三十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五代下

自石敬瑭稱  
號之年起

契丹之於石敬瑭爲勞亦僅矣解晉陽之圍敗張敬達者敬達師老而無能如晉陽何也敬瑭南嚮而耶律德光歸河南內潰張彥澤迎敬瑭以入初未嘗資契丹之力戰勝以滅李氏而有之且德光幾舍敬瑭而立趙德鈞其待敬瑭之情亦不固矣曾不如突厥之於唐也乃敬瑭堅拒眾議唯桑維翰之是聽以君父戴之而爲之辭曰信義也嗚呼敬瑭豈知人閒之有信義者哉古今逆臣攘奪人國者

類有偉伐以立威而後人畏以服從而不敢動無大功而  
篡者唯蕭道成蕭衍與敬瑭而已然道成衍遇淫昏之主  
臣民不保其死於是因眾怨以興而爲節儉寬容之飾行  
以結納中外之心天下且屬心焉李從珂無劉子業蕭寶  
卷之淫虐敬瑭一庸駑之武人杳不知治理爲何物資婦  
勢以得節鉞其據一隅以反也自唐季以來如梁崇義劉  
稹之徒無成而縣首闕下者非一矣敬瑭幸得不伏其辜  
耳在位八年固無一言之幾道一政之宜民其識量之不  
足以服人自知之桑維翰亦稔知之卽與之四海一王之  
天下亦不能一朝居而況此岌岌搖搖不固不令之宇僅

守國門以垂旒乘輅哉故甫篡位而范延光張從賓符彥  
饒李金全安從進安重榮譙起以爭楊光遠張彥澤殺人  
於前而不能詰劉知遠且挾密謀以俟時而動敬瑭蓋惴  
惴焉臥叢棘之上不能自信爲天子也德不可恃恃其功  
功不可恃恃其權權不可恃恃其力俱無可恃恃所以偷  
立乎汴邑而自謂爲天子者唯契丹之虛聲以恐喝臣民  
而已故三鎮繼起張皇欲竄而劉知遠曰外結彊虜鼠輩  
何能爲則契丹以外敬瑭無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張從  
賓將逼汴州從官洵懼而桑維翰神色自若夫豈有謝傳  
圍碁之雅量哉心目之間有一契丹隱護其脰領耳而藉

口曰信義將誰欺乎惟其無以自主而一倚於契丹故人  
節持其長短以制之趙延壽杜重威皆效之而國以亡血  
刃以斬則維翰之謀適以促其絕滅而已矣敬瑭之竊位  
號也與張邦昌劉豫也正等又出於安祿山黃巢之下宋  
人獎之以紹正統無惑乎秦檜之稱臣構而不忤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古之大夫方五十里之國有三人焉次  
國倍之大國四之周千八百國計爲大夫者萬人以上蓋  
視漢之亭長今之倉巡驛遞耳而不以刑辱之則所以養  
廉隅而厚君子小人之別至矣天下惡得而不勸於善邪  
刑者非大辟之謂也罪在可殺則三公不貸其死而況大

夫唯是宮刑劓墨之刑不使夷於小人褫衣而殘肢體耳漢以杖代肉刑則杖之爲刑亦重矣哉削伏之肉袒之隸卒之賤凌蹴而箠之於斯時也煩冤污辱之下豈復有君子哉王景之僭號於閩也淫虐不擬於人類其臣黃諷諫妻子以進諫不恤死也至於景欲杖之則毅然曰直諫被杖臣不受也景不能屈黜之爲民充諷之志豈黜是恤哉觸暴人而死則死而已矣而必不受者辱也於此而知後世北寺之獄殘掠狼藉廷杖之辱號呼市朝非徒三代以下虐政相沿爲人君者毀裂綱常之大惡而其臣惜一死以俯受或且以自旌忠直他日復列清班爲冠冕之望者

亦惡得而謝其咎與士可殺不可辱非直爲君言抑爲士  
言也高忠憲公於緹騎之逮投池而死曰辱大臣卽以辱  
國體矣立坊表以正君臣之義慎遺體以順生死之常蔑  
以尙矣其次則屏居山谷終身不復立於人之廷可也士  
大夫而能然有王者起必革此弊政而明盤水加劔之禮  
人道尙足以存乎

劉知遠之圖度深密也石敬瑭其几俎間物耳惡足以測  
之哉始而決勸敬瑭以反爲己先驅也三鎮兵起敬瑭問  
計而曰陛下撫將相以恩臣戢士卒以威蓋子罕專宋之  
故智也自唐以來人主之速趨於亡者皆以姑息養彊臣

而倒授之生殺之柄非其主剛嚴過甚而激之使叛也今欲使敬瑄以吮沫之仁假借將相則當時所宜推心信任恣其凌轢而不問者莫知遠若矣恩偏加於將相而可獨致猜防於知遠乎柔而召侮躁人先凌之以亂其心志故安重榮之流急起以疲敬瑄之力知遠乃乘其後席卷而收之已耳威移於己則三軍所畏服者知有知遠而忘有敬瑄戢兵以衛民則百姓所仰戴者不感敬瑄而唯感知遠兵從令而民歸心故可以安坐晉陽而俟契丹之倦歸以受人之推戴此知遠之成算使敬瑄入其中而不覺者也藉令石重貴而不爲契丹之俘虜邪亦拱手而授之知

遼爾傲岸不受平章之命重爲其主之疑怒而趙瑩爲之  
拜請感其恩撫大臣之言也敬瑭忍怒而使和凝就第勸  
諭假借之恩寵者已素而威不足以張也范延光楊光遠  
張彥澤驕橫以速石氏之亡知遠敗之也不待勞矣契丹  
中起而亂之故知遠之得之也難當桑維翰獻割地稱臣  
之計知遠已早慮之矣慮己之難乎其奪之豎子之手也  
而卒能自保以逐夷而少息其民故自朱溫以來許其有  
志略而幾於豪傑者唯知遠近之矣

石氏之世君非君將非將內叛數起外夷日逼地蹙民窮  
其可揜取之也八九得也江南李氏之臣爭勸李昇出兵

以收中原而昇曰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彼民安吾民亦安其言仁者之言其心量力度德保國之心也蓋楊行密徐溫息兵固國之圖昇能守之矣興衰之數不前則卻進而不能乘人者退且爲人所乘圖安退處相習於偷則弱之所自積也李氏惟不能因石氏之亂而收中原江淮之氣日弛故宋興而國遂亡此蓋理勢之固然者而揆之以道則固不然若使天下而爲李氏所固有則先祖所授中葉而失之因可收復之機乘之以完故土雖勞民以求得弗能恤也世守重也非然則爭天下而殄瘁其民仁人之所惡矣徐知誥自誣爲吳王恪之裔雖蒙李姓未知

爲誰氏之子因徐溫而有江淮割據立國義在長民而已  
長民者固以保民爲道者也社稷輕而民爲重城外之爭  
奪尤非其所亟矣以匹夫奄有數千里之疆居臣民之上  
揣分自全不亦量極於此乎苟爲善後世子孫以大有爲  
於天下者天也如其弱不足立而浸以亡者亦天也非可  
以力爭者也李昇於是而幾於道矣當其時石敬瑭雖不  
競而李氏諸臣求可爲劉知遠安重榮之敵者亦無其人  
陳慶之乘拓拔之亂以入雒陽而髡髮以逃吳明徹乘高  
齊之亡以拔淮北而隻輪不返皆前事之師也卽令幸勝  
石氏而北受契丹之勅敵東啟吳越之乘虛南召馬氏之

爭起外成無已之爭內有空虛之害江淮亘立於中以攖  
累怒危亡在旦夕之間而誇功生事者誰執其咎乎故曰  
量力度德自保之令圖也其仁民也雖不保其果有根心  
之惻怛而民受其賜以延生理待宋之興全父老長子孫  
受昇平之樂不可謂非仁者之澤矣詩不云乎民亦勞止  
汔可小康人之情也勞不可堪也死愈不忍言也楊行密  
徐溫李昇予民以小康可不謂賢哉高季興之猥也天下  
笑其無賴而視王曦劉勳之賊殺其民以自尊愈矣況江  
南之斃殘黎使安枕於大亂之世數十年民不知兵也乎  
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興役非常事

而猝求於民者皆以稅錢爲率宋平江南承用其法延及於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賦役所以獨重此春秋所謂用田賦也古者以九賦作民奉國農一而已其他皆以人爲率夫家之征無職事者不得而逸馬牛車器一取之商賈役則非士及在官者無不役也是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也是故民樂有其恆產而勸於耕苟非力不任耕世習工賈者皆悉安於南畝無棄土無游民不俾黠巧惰淫者舍其先疇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之粟民食足而習馴無或凍餒流離起爲巨寇財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狄不能爲患其天下利亦溥矣哉

今變法而一以田稅爲率已稅矣又從而賦之非時不可  
測度之勞皆積墮於農而計田之肥瘠以爲輕重則有田  
不如無田而良田不如瘠土也是勸民以棄恆產而利其  
棄蕪也民惡得而不貧惡得而不墮惡得而不姦國惡得  
而不弱盜賊惡得而不起戎狄惡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  
後卽其全盛不能當漢唐之十一本計失而天下瘠也夫  
有民不役而役以田則等於無民據按行之肥磽爲不易  
之輕重則肥其田者禍之所集而肥者必磽有稅有役則  
加於無已而無稅則坐食游閒之福民何樂而爲奉上急  
公之民悖道拂經之政且有甚於商鞅者乃相承六百年

而不革無他君偷吏竄據地圖稅籍而易於考索若以人爲登耗則必時加清理以調其損益非盡心於國計民生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自恣不知天子之允爲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其天職將何爲邪王者起而釐正之莫急於此矣

景延廣抗不稱臣挑契丹之怒而石晉以亡古今歸罪焉流俗之論無當於是非若此類者衆矣石氏之亡不亡奚足爲有無哉卽以石氏論稱臣稱男責賂無厭醜詬相仍名爲天子賤同僕隸雖得不亡也奚益重斂中國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歡軍儲不給而軍怨於伍流離載道而民怨

於郊將吏灰心莫爲捍衛更延之數年不南走吳楚以息  
庸則北走契丹以幸利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石氏又惡  
保其不亡乎石氏之亡桑維翰實亡之而奈何使延廣代  
任其咎也稱臣割地輸幣之議維翰主之敬瑄從之二人  
以往唯依阿苟容之馮道安彥威而已劉知遠已異議於  
早吳越王權或死或貶而不甘爲之屈安重榮則不難割  
敬瑄之首剖心瀝血以謝萬世者也延廣與知遠對掌馬  
步爲親軍之帥知遠懷異心以幸其敗而不力爭延廣扶  
孱主以恥其亡而獨奮起延廣之忠憤雖敗猶榮而可重  
咎之以折□□生人之氣邪夫契丹豈真不可敵而以鴻

毛試爐火哉敬瑄所倚以滅李氏者徒晉陽解圍一戰耳  
又張敬達已老之師也遇險而懼不敢渡河而返從珂自  
潰非胡騎之果能馳突也楊光遠誘之趙延壽導之而中  
國水旱非常上下疲於歲帑乃敢舉兵南嚮然且偉王敗  
而太原之兵遁石重貴自將以救賊城而溺殺過半慟哭  
而逃高行周拒之於澶洲而一戰不勝收軍北去安審琦  
救皇甫遇慕容彥超於榆林店而自驚以潰陽城之戰符  
彥卿一呼以起傾國之衆潰如山崩棄其奚車乘駝亟走  
當是時也中國之勢亦張矣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懼氣亦  
蹙矣而延廣罷去畱守西京悲憤無聊唯自縱酒桑維翰

固爭於重貴復奉表稱臣以示弱然後孫方簡一叛大舉  
入寇而重貴爲俘繇此觀之契丹何遽不可拒延廣何咎  
而繼翰之貽害於中國促亡於石氏其可以一時苟且之  
人情煩其須臾之安而貰其滔天之罪哉韓侂冑挾鷹犬  
之功殺忠貞遂善類惡誠大矣而北伐非其罪也成敗天  
也得失人也或成而敗或敗而成視其志力而已宋卽北  
伐而小挫自可更圖後效乃以挑釁渝盟爲侂冑之罪然  
後人心靡國勢頽至於亡而不復振故延廣逐而石氏之  
亡決侂冑誅而趙宋之衰成身爲大帥知有戰而不知有  
降其官守也延廣蒙譏則岳鵬舉之殺其秦檜再造之功

乎

石敬瑭起而爲天子於是人皆可爲而人思爲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冊命爲天子於是人皆以天子爲唯契丹之命而求立於契丹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爲天子而思反敬瑭之爲拒契丹以滅石氏者安重榮耳雖兵敗身死蒙叛臣之號而以視延壽輩之腥汚猶有生人之氣矣劉知遠持重以待變尤非可與敬瑭輩等倫者也今且責知遠之攤兵晉陽不以一矢救重貴之危而知遠無辭雖然豈盡然哉李守貞杜重威張彥澤兵力之彊與不相上下而交懷懷害之心桑維翰居中持柄怙契丹

以制藩帥石重貴輕躁以畜厚疑前卻無恆力趨於敗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若夫君臣之義固有不必要深求以責知遠者當日之君臣非君臣也知遠之器識愈於敬瑄遠矣爲其偏裨以權勢而屈居其下相與爲賊以奪李從珂之宗社一彼一此哀王相乘豈嘗受顧命輔重貴以保固石氏之邦家乎敬瑄不推心以託知遠亦不引以自任也久矣則護河東片土休兵息民免於打草殺之掠殺而待契丹之退收拾殘疆慰安殺戮之餘民知遠之於天下也不可謂無功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之惡已播而不可揜桑維翰媚虜以虔劉天下而自殺其軀

於是人喻於從夷之凶危而重貴已俘國中無主始徐起而撫之知遠之成謀決矣擒契丹以全□□而授之郭氏契丹弗敢陵也蓋自朱溫以來差可許以長人者唯知遠耳嗣子雖失而猶延河東數十年之祀亦其宜矣然而不足以及延者知遠亦沙陀也於時□維□紀未全□也固不可以爲□□主也

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難也漢光武撫千餘萬之降賊使各安於井牧遐哉自武王戢干橐矢之後未有能然者矣無仁慈之吏以撫之無寬緩之政以綏之無文教之興以移之則夫習於僞悍狃於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耰鋤

之勞使之工賈不屑錙銖之獲朶頤肥甘流連飲博之性  
夢寐寄於行閒小有騷動觸其雄心卽如螽蝗之蔽日無  
有能禦之者矣河北自天寶以來民怙亂而不安於田廬  
久矣魏博之牙兵已殲不能懲也石晉置天威軍而不可  
用遂罷之乃雖不可用而躍冶之情仍其土習則一動而  
復興罷之亦問其何所消歸邪而抑不爲之處置無賴子  
弟業已袴褶自雄於鄉里無有餘地可置此身能合而不  
能離爲盜而已矣梁頤起於相王瓊起於瀘其起也契丹  
掠殺之虐激之卽無契丹之掠殺亦安保其爲井牧之馴  
民乎敬瑭父子之爲君虛中國以媚虜縱驕帥以稱兵而

草澤之姦能朝耕而暮織乎民不富不足以容游惰之民  
國無教不足以化獷戾之俗自非光武則姑聽其著伍以  
待其氣之漸馴而後使自厭戎行以思返乃可得而徐爲  
之所劉知遠安集民之保山谷者定其志氣以漸思本計  
自是以後盜乃漸息集之也故賢於散之也

得國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  
眾卽潰君卽死國卽亡易如吹稿亦未有如沙陀劉氏者  
也其後宋奪柴氏而尤易亦迹此而爲之耳劉氏之代石  
晉也以視陳霸先而尤正二蕭石郭皆懷篡奪之謀興叛  
主之甲知遠雖不救重貴之亡而不臣之迹未著重貴已

兒俘於契丹石氏無三尺之苗裔可以輔立者中原無主  
兆人樂推而始稱大號以收兩都逐胡騎然且出兵山左  
思奪重貴不克而始還若是者宐其可以代興而永其祚  
然而不能者其故有二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翰先王親  
親以篤天倫而枝幹相扶之道卽在焉易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先王尊賢以共天職而心膂相依之道卽在焉漢  
唐之興其親也不能如周召之一心而分土爲侯王者固  
不可拔也其賢也不能如伊呂之一德而居中爲宰輔者  
固不可亂也劉氏起於沙陀以孤族而暴興永祐之外僅  
一劉崇父子而威望不能與郭威楊邠史宏肇相頡頏舉

國之人知孤雛一禽而其宗燬矣郭氏亦猶是也柴氏雖有宗黨然不能正名爲皇族亦一夫而已矣一旦攤他姓以代之孰相難者而又何勞再舉乎親不可恃天也則庶幾恃有賢輔以左右之耳知遠之命相竟求之於軍幕執筆之客佐天下賤之惡之狎而蔑之倏起旋滅無爲太息者尤無足怪矣故劉氏之亡亡於蘇禹珪蘇逢吉之爲相王章之爲三司使也是郭威楊邠史宏肇所睥睨叱咤而使濡毫待命如胥史者也四年而劉氏之廟蕩爲寒灰尙誰拯哉天之下民所仰者君也君之下民所仰者相也君非君則大不能息其亂相非相則君不能保其國開國承

家小人亟用人之所鄙天之所棄不能一朝居矣二蘇從  
幕中賤士躡輔弼之榮卽求如敬翔任圜和凝而不可得  
乃欲伸弱主以折彊臣其待四年而亡猶晚矣郭氏之相  
雖德不稱位而范質李穀之視二蘇則雲泥也是以後亡  
而承祐旣滅劉崇猶能保一隅之祀者數十年愈於郭柴  
之頓斬則同姓存亡之故也親賢之得失國祚之短長豈  
不一如符券與

李業郭允明導其主以殺大臣而劉氏速亡人心未固主  
勢不張而輕用不測之威翦推戴之臣楊邠史宏肇王章  
雖死郭威攬重兵據雄藩恩結將吏權操威福遂欲以一

紙殺之其以國戲也愚不可詰矣雖然劉氏之存亡惡足繫天下之治亂哉楊邠等就誅而天下始有可安之勢則此舉也論世者之所快也自唐以來彊臣擅兵以思篡奪者相沿成習無有甯歲久矣朱溫李克用先後以得中原而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踵之以興蓋其間效之蹶起或謀而不成或幾成而敗者鋒刃相仍民以荼毒也不可勝紀當其使爲偏裨與贊逆謀也已伏自竊之心延及於石劉之代而無人不思爲天子矣安重榮安從進楊光遠杜重威張彥澤李守貞雖先後受首而主臣喋血以競雌雄敗則族勝則帝皆徼幸於不可知之數幸而伏誅國亦因

是而卒斬流血成川民財括盡以僅夷一叛臣而叛者又  
起彼固曰與我並肩而起者資我以興惡能執法以操我  
生死之柄況其熒熒孺子而敢儼然帝制秉鈇鉞以臨我  
乎自楊邠等以羽翼劉氏之宿將威振朝廷權行疆內而  
一旦伏尸闕下如圉豚之就烹於是而所謂功臣者始知  
人主自有其魁柄不待戰爭而可刈權姦若當門之草故  
郭氏之興王峻侯益之流不敢復萌跋扈之心而李穀范  
質魏仁浦乃得以文臣銜天憲制閫帥之榮辱生死柴氏  
承之樊愛能等疾趨赴市伏死歐刀而人不驚爲刼舉邠  
章宏肇之誅實倡其始也有邠章宏肇之誅而後樊愛能

等之辟伸於俄頃而眾心允服有愛能等之戮而後石守信輩以得釋兵保祿位爲幸宋之中外載甯者三百載嗚呼業允明之量而亟殺權臣也殆天牖之以靖百年飛揚盤踞之惡習乎抑事會已極無往不復自然之數也郭威以一頭子黜王守恩用白文珂而盈廷不敢致詰楊邠史宏肇斥其主以禁聲而曰有臣等在此而不誅劉氏其足以存乎劉氏卽存天下之分崩狂競以日尋鋒刃也甯可小息乎邠章宏肇死於是風氣以移內難不生而國有餘力然後吳蜀楚粵可次第而平故此舉也天下漸甯之始也劉承祐之死生國之存亡不足論也

耳目口體之各有所適而求得之者所謂欲也君子節之  
眾人任之任之而不知節足以累德而損於物雖然其有  
所適而求得之量以任之而取足則亦屬厭而止而德不  
至於凶物不蒙其害君子節情正性之功未可槩責之夫  
人也況乎崇高富貴者可以適其耳目口體之需不待損  
於物而給且以是別尊卑之等而承天之祐則如其量而  
適焉於德亦未有瑕也天下有大惡焉舉世貿貿然趨之  
古今相徂而不知其所以然則溢乎耳目口體所適之量  
而隨流俗以貴重之所謂寶器者是已耳目口體不相爲  
代者也羣趨於目而口失其味體失其安愚矣羣趨於耳

而目亦不能爲政則其愚愈不可言也寶之爲寶口何所  
甘體何所便哉卽以悅目而非固悅之也唯天下之不多  
有偶一有之而或詫爲奇於是騰之天下傳之後世而曰  
此寶也因而有細人者出摘其奇瑰以爲之名愚者歆其  
名任耳役目口四體以徇傳聞之說震驚而豔稱之曰此  
寶也是舉五官百骸心腎肺腸一任之耳而不自知其所  
以貴之重之思得而藏之之故嗚呼其愚甚矣傳曰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何也愚已甚  
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權則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產以  
求易之或且競之於人而戕天倫凌孤寡皆其所不恤崇

高富貴者則虛府庫急稅斂奪軍儲以資采覓流連把玩  
危亡不繫其心殃必及身非虛語也乃試思之聲音可以  
穆耳乎采色可以娛目乎味可適口而把玩之下四體以  
安乎于闐之玉馳人於萬里合浦之珠殺人於重淵商周  
之鼎彝毀人之邱墓豈徒累德以黷淫哉其貽害於人也  
亦已酷矣從吠聲之口蕩亡藉之心以禍天下而旋殃其  
身愚者之不可致詰至此而極矣郭氏始建國取宮中寶  
器悉毀之盡萬億之值碎之爲泥沙不知者且惜之抑知  
其本與泥沙也無以異不畱之於兩閒以啟天下之愚亦  
快矣哉夫豈徒寶器爲然乎書取其合六書之法形聲不

舛而已盡取其盡山川動植之形宮室器服之制知所考  
倣而已典籍取其無關無譌俾讀者不疑其解而已晉人  
之字宋元之畫澄心堂之典籍盡取而焚之亦正人心端  
好尙之良法也

閉糴以殺鄰國之民至不仁也徒殺鄰民而朽吾民之粟  
以趨於貧至不智也李氏淮南飢周通糴以濟之二者之  
惡去矣其後復大旱民度淮爭糴李氏遂築倉多糴以供  
軍周乃詔舟車運載者勿予夫禁舟車而但通負擔則所  
及者近而力弱不任負者死相積矣郭氏方有吞併江淮  
之計不欲資敵糧以困之自謂得算而不知此斗筭之智

徒損吾仁而無益也旱飢卽至於縣罄豈有餒死之兵哉  
所餒死者民耳立國則必有積儲矣卽不給而民之僅存  
者嚴刑迫之無求不得也又不給而坐食於民或縱之掠  
奪而不禁也則使其主多糴以爲軍食亦以紓民之死爾  
禁舟車之運勿使糴充軍食者亦適以重困其民也豈果  
於救民者之所忍爲乎卽以制勝之策言之兩敵相壓豐  
凶各異所隔者一衣帶水耳淮南之民強欲糴者轉鬪而  
北不可禁禦飢瘠瀕死睨飽食之鄉欲與爭一旦之命死  
且不恤弱瘠無制之民且如此矣如使兵食不繼彼且令  
於眾曰誓死一戰則禾粟被野者唯吾是飽而兵之舊臂

以呼爭先而進以自救死亡復何易捍哉無德於民不足以興積怨於兵則足以亡晉惠公閉關而秦師致死身爲俘囚大有爲者不與人爭一飢一飽之利鈍也故唯深研於人情物理之數者而後可與盡智之用全仁之施郭氏固不足以及此爲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區區之算奚當哉

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而至於無法則民無以有其生而上無以有其民故天下之將治也則先有制法之主以使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而已亦有守以謀其生其始制法也不能皆善後世仍之且以病民而啟亂然亦當草創之

際或矯枉太甚或因陋就簡粗立之以俟後起者之裁成  
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而乘六國紛然不定之餘爲之開  
先以使民知有法然後漢人寬大之政可因之以除繁去  
苛而整齊宇內五胡蕩然蔑紀宇文氏始立法繼以蘇綽  
之緣飾唐乃因之爲損益亦猶是也自唐宣宗以後懿僖  
之無道也逆臣盜賊紛紜割據天子救死不遑大臣立身  
不固天下之無法至於郭氏稱周幾百年矣唐之善政無  
一存者其下流之蠹政則相沿而日以增益所謂天子者  
彊則得之弱則失之所謂宰相者治亂非所任存亡非所  
恤其令於民也桎梏之以從令漁獵之以供軍如此則安

望其有暇心以問法紀哉叛臣而天子矣武人而平章矣  
幕客而宰相矣則其所爲庶司百尹郡邑長吏者舉可知  
也其薄涉文墨者則亦如和凝之以淫詞小藻取譽花間  
而已及郭氏之有國也始有制法之令焉然後爲之君者  
可曰吾以治民爲司者也爲之民者亦曰上有以治我非  
徒竭我之財輕我之生以爲之爭天下者也夫郭氏之法  
固不可以與於治者多矣其寬盜一錢以上之死也罷營  
田賦賦民而使均於民賦也除朱溫所給民牛之租也皆  
除民之大蠹而蘇之亦救時之善術矣若其給省耗於運  
夫則運者甦而輸者之苦未蠲也禁民之越訴而弗能簡

良守令以牧民則姦民乍戢而州縣之墨吏逞民弗能控告也訟牒不能自書必書所倩代書者姓名以懲教訟而訟魁持利害以脅人取賄姦民益恣而弱民無能控告也其餘賣牛皮者之稅令旧十頃稅一皮徒寬屠賈而移害於農加無名之征也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圖治而亂之法之所立弊之所生矣蓋其爲救時之善術者去苛虐之政而未別立一法故善也其因陋就簡而生弊者則皆制一法以飾前法故弊也法之不足以治天下不徒在此而若此者爲尤雖然以視蕩然無法之天下則已異矣君猶知有民而思治之則雖不中而不遠民猶知有法而遵之

則雖蒙其害而相習以安蓋郭氏懲武人幕客之樵蘇其民而任其荒蕨標掎克之成格以虐用之於無涯於是范質李穀王溥諸人進而王峻以翼戴之元功不能安於相位故有革故取新之機焉樞密不能操宰相之進止宰相不復倚藩鎮以從違君爲民之君相爲君之相庶幾乎天職之共焉嗣是而王朴竇儼得以修其文教而宋乃因之以定一代之規故曰天下將治先有制法之主雖不善賢於無法也漢承秦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師三代唐承拓拔宇文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及兩漢宋承郭氏柴氏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踰盛唐不善之法立民之習之已久

亦弗獲已壹志以從之矣損其惡益之以善而天下遂聞  
唯夫天下方亂而未已承先代末流之稗政以益趨於下  
而盡喪其善者浸淫相襲使衿褶刀筆之夫播惡於高位  
而無爲之裁革者於是雖有哲后而難乎其頓改害即可  
除而利不可卒興此湯武之繼桀紂與高皇帝之繼胡元  
所以難也有法以立政無患其疵常極重難反之政令移  
風俗而整飭之以康兆民豈易言哉上無其主則必下有  
其學至正之末劉宋諸公修明於野以操旋轉之樞待時  
而行之其功豈淺渺乎

無子而立族子因昭穆之序爲子以奉宗祀自天子達於

士一也而天子因授以天下爲尤重異姓者不得爲後大  
法存焉春秋莒人後鄆而書之曰滅至嚴矣乃事有至變  
者焉則郭氏是已郭威起於卒伍旁無支庶年老無子更  
無可立之羣從柴氏之子旣其內姻從之鞠養而抑賢能  
可以託國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舍郭榮亦將孰託哉  
旣立宗廟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神雖不歆非類而豈自我  
餒之乎故立異姓以爲後未可爲郭氏責也或曰威無同  
姓可立之後知榮之賢引而置之將相之位以國禪之而  
不改其族姓倣堯舜之道不亦美乎舜宗堯而祖文祖祀  
亦可弗絕也曰時則上古人則聖人在位者則臯夔稷契

而後舜禹之受禪天下歸心焉乃欲使篡奪之君擾亂之  
世彊藩睥睨以思弋獲之大位取一大賢以下之少年違  
委以受終庸詎得哉舜穆四門敘百揆雷雨弗迷而共驩  
猶狃於廷三苗猶叛於外若禹平水土定九州大勳著於  
天人羣后之傾心久矣舜抑承堯之已蹟而踵行之而榮  
惡足以勝之自朱李以來位將相而狂爭者非一人也郭  
氏之興榮無尺寸之功環四方而竄立者皆履虎啗人之  
武人榮雖賢不知其賢也孤雛視之而已俄而將相矣俄  
而天子矣爭奪者攘臂而仍之不能一朝居也徒爲子噲  
子之而敢言堯舜乎所難處者榮旣嗣立而無以處柴守

禮耳論者乃欲別爲郭氏立後而尊守禮爲太上皇則何其不審而易於言也郭氏無可立之後明矣將誰立邪榮之得國實以養子受世適之命郭氏之恩何遠忍忘身非漢高自我而有天下則不得加皇號於私親禮之所不許者宋英宗且不得加於濮王而況守禮乎然則將如之何守禮之爲光祿卿先朝之命也迎養宮中正名之曰所生父其沒也葬以卿祭以天子其服視同姓之爲人後者爲之其則庶乎變而不失其常矣外繼竄宗之法不可執也爲天子而旁無可立之支庶古今僅一郭氏道窮則變變乃通也

與人俱起血戰以戴己爲君功成位定而挾勸勞以相抗亦武人之恆也卽慮其相仍以攘臂自可以禮裁之以道制之使自戢志以隨居遽加猜忤而誅夷之刻薄寡恩且抱疚於天人漢高帝之所以不得與於純王之道也郭氏因羣力以奪劉氏之國而王殷無罪受誅王峻貶竄而死其事與高帝同而時則異未可以醢菹韓彭之歷責郭氏也自唐天寶以來上懷私恩而姑息下挾私勞以驕橫攤之而興之日早已伏奪之之心位樞密任節鎮者人無不以天子爲可弋獲之飛蟲敗者成者乍成而旋敗者相踵以興無歲而兵戈得息乃至延契丹以蹂中國□□裂生

民之血塗草野極矣李嗣源之於存勗也石敬瑭之於嗣源也郭威之於劉知遠也皆自以爲功而相師以起者也究不能安於其位以貽後昆而徒辱中原之神臯天闕爲旦此夕彼之羶場其他速敗而自滅其族者更僕而不勝數至於郭氏有國幸而存者鮮矣高行周卒慕容彥超滅王峻輩擅國之兵奪民之財其以亂天下也無疑郭氏雖不可以行天誅而天誅不容緩矣亂人之未絕其亂不衰決意行法於廷而不勞爭戰事會已及變極而復尙奚容其遲疑乎般峻誅而後樊愛能何徽可伏法於牙門武行德李繼勳可就貶於國法乃以施於有宋而石守信高懷

德之流斂手以就臣服天誅也王章也國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醢趙韓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來飛揚跋扈之氣習爲之漸息一人死則萬人得以保其生王殷王峻俛首受誅不亦快與

國家有利國便民之政而遣專使以行使非其人則國與民交受其病弗如其已之也使者難其人而不容已則弗如卽責之所司而飭以違令之大法固愈於專使之病國與民遠矣夫國家之置守令何爲者也豈徒以催科迫民而箕斂之乎豈徒以守因陋就簡之陳格而聽其日卽於廢弛乎豈徒以聽民之訟斂鈞金束矢之入以爲訟府而

啟民於爭乎下有疾苦而不能達則爲達之以不沮於上聞上有德意而不能宣則爲宣之以不窮於下逮於是有上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國者參廷議而決其可行矣卽以屬之守令使進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耆老按行閱視條奏其方略而卽責之以行苟其玩上旨以違民心專改革而違國憲則有誅殛貶穢之法以隨其後賢者勸不肖者懲蔑不可舉也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娓娓而盡其利病貪猾暴虐之吏固無可容其欺蔽卽有老病疲茸怠而坐弛之守令監司得持課程以督其不逮監司朋比飾說以罔上司憲之臣得持公議以糾其不若廷臣清監司無枉

守令不敢失墜有言者必有行者取之建官分職之司而已足夫何阻隔不宣之足慮哉若夫言利病者徒取給於筆舌而固不可行則守令得詳悉以上請而仍享無事之清晏奚用專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憂哉明君之治擇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擇司銓司憲者而已司銓司憲者日在天子之左右其賢易辨也而抑得賢宰相以持衡於上指臂相使綱維相挈守令之得失無不可通於密勿則天子有德意而疾通於海內何扞格之有乎此之不謹而特專使以行上意是臂不能使指而強以繩曳之也一委之專使則守令監司皆仰其利國利民之責行之不順國

病民勞而不任其咎卽有賢者亦以掣曳而廢其職況不肖者之徒張威福迫促煩苛以苟且報奉行之績乎江南李氏聽刺史田敬洙之請修水利於楚州溉田以實邊而馮延巳使李德明任其事因緣侵擾興力役奪民田而塘竟不成巡撫諸州以問民疾苦而使馮延魯以淺劣輕狂任之反爲民害徐鉉徐鍇論列其委任之失願得貶竄夫豈特二馮之邪佞不可任哉使守令牧民而別遣使以興事未有可焉者也

周主威疾篤遺命鑒唐十八陵發掘之禍令嗣主以紙衣瓦棺斂己自謂達於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遺體矣其得國

也不以正旣無以求福於天其在位也雖賢於亂君而固無德於天下以大服於人惴惴然朽骨之是憂而教其臣子使不能盡一日之心力以效於君親其智也正其愚也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紙衣瓦棺正告天下後世吾惡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則亂兵盜賊欲發掘者抑必疑其欺已愈疑而愈想發之漢文令薄葬而霸陵之發寶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邪陵墓之發自嬴政始驪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銀寶玉鼎彝鏡劍玉以爲匣承以爲池皆非生平待養之資而藏之百年愈爲珍貴者是以招寇若夫古之慎終厚葬以盡人子之心者斂穢

之衣無算遣車明器祭器柳衣茵罍贈帛見於士喪禮者如彼其備等而上之至於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極孝養必具之物者禮雖無考而萃萬國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然皆先骨而朽出於藏而不適於用則人子之忱以舒而終鮮發掘之患先王之慮之也周取義也正而廣仁孝以盡臣子之情也至不可過也抑不可及也周主威不學無術奚足以知此哉墨氏無父夷人道於禽獸唯薄葬爲其惡之大者藉口安親而以濟其吝物寡恩之惡禽道也爲君父者以遺命倡之亦不仁矣

高平之戰決志親行羣臣皆欲止之馮道持之尤堅乃至

面折之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夫謂其君爲不能爲堯舜者賊其君者也唐太宗一躬帥六師之能而大聲疾呼絕其君以攀躋之路小人之無忌憚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青樊愛能等曰欲竄朕與劉崇道之心亦此而已習於朱友貞李從珂之胸縮困潰而亡己不難袖勸進之表以迎新君而已愈重寶之而得利又何恤焉周主憚於其虛名而不能卽斬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於英君之竄逐也若夫高平之戰則治亂之樞機豈但劉郭之興亡乎郭氏奪人之國失之而非其固有劉氏興報讎之師得之而非其不義乃其

繫天下治亂之樞機者何也朱友貞李存勗李從珂石重  
貴劉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驕帥挾不定之心利  
人之亡而因讎其不軌之志其戰不力一敗而潰反戈內  
嚮殲故主以迎仇讎固以居功擅兵攬土尸位將相立不  
拔之基以圖度非分熒愛能等猶是心也馮道亦猶是心  
也況周主者尤非郭氏之苗裔未有大功於國王峻輩忌  
而思奪之夙矣峻雖死其懷峻之邪心者實繁有徒使此  
一役也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仰諸軍以禦患小戰不勝  
崩潰而南郭從謙朱守殷之於李存勗康義誠之於李從  
厚趙德鈞之於李從珂杜重威張彥澤之於石重貴侯益

劉銖之於劉承祐皆秉鉞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周主亦如是而已矣且不徒長逆臣之惡以習亂於不已也劉崇方挾契丹以入周師潰周國亡草穀之毒再試而黎民無孑遺德光且畱不去而中國無天子劉崇者又豈能保其不爲劉豫而靖康汴梁祥興海上之禍在此役矣夫馮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動其心不失其爲瀛王者而抑又何求哉唯周主決志親征而後已潰之右軍不足以搖眾志潰掠之逃將不足以劫宮闕身立血戰之功而樊愛能等七十人之伏辜無敢爲之請命於是主乃成乎其爲主臣乃成乎其爲臣契丹不戰而奔中國乃

成乎其爲中國周主之爲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爲生民請命而得焉者也何遽不能爲唐太宗而豈馮道之老姦所可測哉

盜非可一時猝捕而弭者也故漢武帝分遺繡衣持節逐捕而盜愈甚蓋亦思盜之所以能爲盜者乎以爲條聚條散出鬼入魅者從其爲盜之頃見其如此耳其必有居也必與民而雜處其劫奪而衣食之也必有所資於市易其日遊行而無忌也必與其鄉之人而相往來其不能以盜自居必有託以自名也必附於農工商賈技術之流而曰所業在是故鄉之人知其盜也郡邑之胥吏莫不知其盜

也所不知者朝廷猝遣之使行芒芒原野之中閱穰穰羣  
居之眾盡智殫威祇以累疑似之民而終不知盜之所在  
耳使臣逐捕之則守令坐委之曰天子之使如此其嚴威  
無可如何而何易責之我邪則盜益游行自得而罔所忌  
畏以秦皇漢武之威大索天下而一夫不可獲況使臣哉  
盜者天子之所不能治而守令任治之守令之所不能知  
而肯役知之胥役之所不盡知而鄉里知之鄉里有所畏  
而不與爲難胥役有所利而爲之藏姦乃鄉里者守令之  
教化可行而胥役者守令之法紀可飭者也盜亦其民胥  
役亦其胥役舍此勿責而欲使使者以偶見之旌旄馳虛

聲而早使之規避則徒爲民擾而盜不戢其自貽之矣周  
主知其然罷巡檢使臣專委節鎮州縣誠治盜之要術也  
王朴畫平一天下之策先下江南收嶺南次巴蜀次幽燕  
而後及於河東其後宋平諸國次第略同而先蜀後江南  
晚收河東而置幽燕於不復與朴說異折中理勢以爲定  
論互有得失而朴之失小宋之失大也以勢言之先江南  
而後蜀非策也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  
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  
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  
掃葉得勢故也以道言之江南雖云割據而自楊氏徐氏

以來以休兵息民爲國土不隨羣雄力競以爭中夏李  
璟父子未有善政而無殃兆民絕彝倫淫虐之巨慝嚴可  
求李建勳皆賢者也先後輔相之馮延巳輩雖佞而惡不  
大播於百姓生聚完文教興猶然彼都人士之餘風也孟  
知祥據土以叛君阻兵而無保民之志至於景嶠淫侈肆  
縱嬖倖以虐民也殆無人理則興問罪之師以拯民於水  
火固不容旦夕緩也嶺南劉氏積惡三世民怨已盈殆倍  
於孟景而縣隔嶺嶠江南未平姑俟諸其後則勢之弗容  
迫圖者耳先吳後蜀理勢之兩誦者也此宋之用兵賢於  
王朴之策也若夫河東之與幽燕則朴之策善矣劉知遠

之自立也在契丹橫行之日中土無君而爲之主以拒悍  
夷於華夏不爲無功劉崇父子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旣  
可矜郭氏旣奪其國而又欲殄滅其宗祀則天理之絕已  
盡撫心自問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雖在宋世猶有可憫  
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闌入塞內據十六州以滅裂  
我□□天下之大防義之所不容隳者莫此爲甚驅之以  
復吾禹甸乃可以爲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緩河東  
必矣卽以勢言契丹之據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  
廬帳爲便安視幽燕爲贅土未嘗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而  
唐之遺民猶有存者思華風厭獯俗如吳蠻王權之不忍

陷身汙蔑者固吞聲翹首以望王師則取之也易遲之又久而契丹已戀爲膏腴據爲世守故老已亡人習於夷且不知身爲誰氏之餘民畫地以爲契丹效死是急攻則易而緩圖則難也幽燕舉則河東失左臂之援入飛狐天井而夾攻之師無俟於再舉又勢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謀理勢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偉論遂紕曹翰之成謀以力敝於河東置幽燕於膜外則趙普之邪說蠱之也普薊人也有鄉人爲之居間以受契丹之餌而僞爲其姻亞鄉鄰免兵戈之警席□□以駒睡姦謀進而貽禍無窮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

得試樊愛能之歐刀也

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羣天下之陷溺難矣哉楊墨之賊道也興於春秋之世至孟子而僅及百年且爲之徒者唯彊力慧辨之士能習之者亦寡矣士或淫而民固無有信從之者韓愈氏曰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抑亦易爲廓如矣浮屠之入中國至唐宋之際幾千年矣信從之者自天子達於比戶貧寡之民老稚婦女皆翕然焉拓拔氏宇文氏唐武宗凡三禁之威令已迫天下顧爲之怨憤不旋踵而復張無惑乎愚者之言曰是聖教之不可蔑者也周主榮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而存寺尙

二千有奇僧尼猶六萬說者或病其不力爲剷除乃不知周主之漸而殺其滔天之勢也爲得其理使有繼起者踵而行之數十年而其邪必衰止固非嚴刑酷令憑一朝之怒所可勝者也浮屠之惑天下也有三士之慧而失教者聞有性命之說心儀其必有可以測知而不知所從浮屠以浮動乍靜之間光示之遂若有所依據而名利之勞役已疲從之以乍息其心旌若勞極而蔭於林因謂爲吾宅也熟寐而不知其倚於荆棘也然而如此者十不得一其次則畏死患貧負疚逃刑之頑夫或覲其卽得或望之身後自無道以致福無力以求安而徼幸於不然之域遂竭

心力資財以販賣之又其下則自炫於塔廟形像之輝煌耳淫於鐘磬鼓鉦之鞀鞀心侈於千人之聚百人之集焚香稽首之殷勤貿貿然而樂爲其徒者盡天下而皆然非知有所謂浮屠之法也知寺院僧尼而已而避役之罷民逃伍之潰卒叛逸之賊獲營生不給求偶不得無藉之情氓利其徒眾之繁有可以抗旬索匿姓名仰食而偷生若此者其勢殺其額有限其爲之師者遼戾寒涼而不振則翕然夸耀之情移蕭散以幾於衰滅然後寬徭省罰以安小人明道正誼以教君子百年之內可使萍散而冰消也急誅之而激以興緩圖之而燄以燬此制勝之善術禹之

所以抑洪水者唯其漸而已矣。拓拔宇文固不足以及此。唐武之後繼以宣宗抑流急，必逆之勢然也。周主行裁損之法得之矣，而宗社旋移。宋太宗天倫既數懷疚，不甯冀獲庇覆於心，忘罪滅之邪。說是以法立未久，旋復譟張鳴呼道喪，不復抑生人之不幸，與而導以猖狂者，李遵勗、楊億之爲世教蠹賊，亦不可勝誅也。趙抃、張九成皆清節之士也，而以身導其狂流，於是而終不可遏。豈周主除邪不盡之過乎？

周主立二稅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八月。兩稅旣行，無有便於此矣。急於此則民病，易知也；緩於此則民亦病，未

易知也夫惟富人之求而無不給也則急之與緩勿擇也  
貧民者歲之所獲僅此而已矣急之則稱貸而倍償固也  
獲之有量而須用者無方乘其方有之日使以其應輸者  
輸官則所餘爲私家之養者或足或乏皆可經度以節一  
歲之用六月而蠶織成矣十月而禾黍登矣而上無期以  
限之愚民忘他日之催科婦子豔絲粟之有羨游食之工  
賈鄉鄰之隙會

興廉其贏餘室已如縣而徵求始迫於  
歉倍息以代而求免於桁楊上且曰

吾已緩之

應民之頑也乃不知緩之正所以迫

之也哉情不可不計也時不可不知也役車其休之後子

以從容謀生之計而暇豫以圖方春于耜之勞民不能白  
度上爲度之而當其緩也不容急當其急也不容緩憂民  
之憂者不可不察也以六月徵者期成於八月以十月徵  
者期盡於一冬力可供則必之以速完貧不可支則蠲除  
於限末嚴豪民玩上之罰開貧寡自全之路一歲畢一歲  
之徵民習而安焉王者復起不能易也

文信公奉使不屈從容就死推忠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  
先信國而興者顏魯公而外孫晟其無媿焉信國以儒臣  
起義事中國之共主敗而不撓亡而不屈而晟捐其故國  
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割據之主則出身次第不若信公

之大正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而爲之效死蓋亦褊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晟雖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劉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號且進契丹以入踐中原君劣臣離上下蕩然無紀雖云故土固志節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江南承天下無君之乏保境息民頗知文教士不幸生於其世無可致身之地則擇地而蹈能用我者爲盡臣節委誠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僅酬國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乃若晟之奉表於周請奉正朔與信公之所請於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於義則晟愈焉江南之與周齒也小役大弱役強役焉而可保其宗社則

宗社重矣宋之於蒙古□□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請雖幸  
而存爲□□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抑  
輕矣然則信公之爲趙氏宗社謀也則忠而爲自謀其所  
以效忠者則失也海上扁舟猶存中華之一縷等死耳擇  
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張陸之徑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己以  
請命志士之所弗堪固勞臣之所必效幸得當而延李氏  
一日之宗祔屈不足以爲辱但不以其私屈焉而志已光  
昭矣此晟之死視信公爲尤正焉若其堅貞之操從容之  
度前有魯公後有信公鴈行而翔於天步均也又何多讓  
與

竇儼論相之說非也天子之職擇相而已矣百爲之得失百尹之貞邪莫不以擇相爲之本爲天下之元后父母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爲宗社生民效其敬慎不知自擇而委之前在此位者以舉所知而任之不知天之與以天下而天下載之以爲大君何爲者邪旣云令宰相舉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國之忠也又責以保任而舉非其人責其舉者是何其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於庶官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姦況舉天下以授之調變而但恃緣坐舉主之峻法乎又況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責耆舊歸田之故老僭使王安石蒙壞法之譴文

路公且被僞奪秦檜正誤國之刑胡文定與坐戮尸乎儼  
又云姑試以本官權知政事察其職業之堪否而後實授  
則尤謬甚以此法試始進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職者子產  
猶曰美錦不以學製與天子坐而論道爲天下臣民所倚  
賴之一二人乃使循職業以課能否而用舍之知有恥者  
亦不願立於其廷況其以道事君進退在己而不以天子  
之喜怒爲進退者哉此法行則惟兢兢患失之鄙夫忍隱  
以守章程充於廉陛而已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於相非  
一日之選得之也人君登進草萊之士而至於相非一日  
驟予之也或自牧守或自卿貳或自詞臣業已爲羣情所

歆朕而數蒙人主之顧問兵農禮樂皆足以見其才出處  
取與皆足以徵其守議論設施皆足以測其量薦拔論劾  
皆足以試其交而待諸已入綸扉將宣麻敕之日始以職  
業考其優劣而進退之乎甚矣儼之罔於君人之道也苟  
細以褻天職猜疑以解士心長君之偷勸臣之黨而能尊  
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譽之卽引而置  
之百僚之上與謀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歆實授而飾迹以  
求榮天下其得有心膺之臣乎蓋自唐昭宗處傾危之世  
廉恥道喪楨幹已虧而昭宗躁競獎浮薄之風故張洎朱  
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謂宰相者賤矣儼習於

陋俗之汜濫固將曰此朝廷執筆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試之而以程限黜陟之奚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惡得而定邪

周主南伐江南勞師三載躬親三駕履行陣冒矢石數十戰以極兵力必得江北而後止江北既獻無難席捲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饋還俘置之若忘嗚呼此其所以明於定紛亂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蓋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當時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於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爲主於塞內南向而俯臨中夏有建瓴之勢焉叛臣降將導以竊中國之政令而民且奉之爲主德光

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賊至是而其勢亦衰矣是可乘之機也然其控弦馳馬獷悍之力猶未易折筆以驅之出塞且自朱溫以來所號爲中國主者僅橫亘一綫於離豫兗青之中地狹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國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內而應乎外則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國不成其中國守不固兵不彊食不裕強起而問燕雲之故壤石重貴之覆軌念之而寒心矣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歸天下終不可得而甯而欲勤外略必靖內訌乃孟氏之在蜀劉氏之在粵注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張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國也固矣楊徐

李閔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謀不改李璟雖庸人心尙固求以勝之也較難唯其難也是以勝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眾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財受其降而足以息亂且使兵習於戰以屢勝而張其勢將試於敵以功罪而擇其才割地畫江無南顧之憂粵人且遙爲效順於是踰年而自將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於天下而中國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則實足以一天下而紹漢唐者也王朴先蜀粵而後幽燕之策非也屢試而驕以疲矣威方張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古樂之亡自暴秦始其後大亂相尋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黃巢之亂遺器焚毀不可復見者多矣至於柴氏之世僅有存者又皆漢以後之各以意彷彿效爲者於是周主桀銳意修復以屬之王朴朴之說非必合於古也而指歸之要庶幾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司馬溫公之聚訟又興蔡西山掇拾而著之篇持之確析之精雖然未見其見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孔子曰大樂必簡律呂之制所以括兩閒繁有之聲而歸之於簡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朴之所謂八十四調者其歸十二調而已計其鴻細長短高

下清濁之數從長九寸徑三分之律就中而損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極乎繁密九九之數盡於八十一過此則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審心不能知虛立至密至曠之差等亦將焉用之也蔡氏黃鐘之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鐘大鎛且有不能以度量權衡分析之者而小者勿論矣盡其數於九九八十一而止升降損益其精極矣取其能合之調爲十二均足矣故王朴律準從九寸而下次第施柱以備十二律未爲疏也然自唐以降能用此者猶鮮過此以推之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夫誰能用之哉大樂必簡繁則必亂況乎其徒繁而

無實邪夫兩閒之聲而欲極其至蹟之變則抑豈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今以人聲驗之舉一時四海之人其唇舌齟喉齒鼻舉相似也引氣發聲其用均也乃其人之眾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不知凡幾也雖甚肖者隔垣而可別乍相逼以相聆似矣而父母妻子則辨之也無有同者是知天下之聲無涯無算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該之謂之至密而固不能盡其萬一則其爲法也抑隘甚矣天地之生聲也色也臭也味也質也性也才也若有定也實至無定也若有涯也實至無涯也唯夫人之所爲以範圍天地之化而用之者則雖至聖至神

研幾精義之極至而皆如其量聖者之作明者之述就其量之大端約而略之使相叶以成用則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之道全矣其有殘缺不修紛雜相間以成乎亂者皆卽此至簡之法不能盡合耳故古之作樂者以八聲之無涯也則以八音節之而使合於有限之音抑以八音之無準也則以十二律節之而合於有限之律朴之衍爲七調合爲十二均數可循度可測響可別目得而見之耳得而審之心得而知之物可使從心以製音可使大概而分其不細也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過此以往奚所用哉嗚呼王朴極其思慮裁以大綱樂可自是而興矣至靖康之

變法器復亡淫聲胡樂燭亂天下之耳且不知古樂之爲何等也有制作之聖建中和之極者出焉將奚所取正哉如朴之說固可采也九寸之黃鐘以絜黍得其度數有一定之則矣而上下損益盡之十二變而止而用黃鐘以成眾樂也不限於九寸因而高之因而下之皆可叶乎黃鐘之律則九其九而黃鍾之繁變皆在焉則十一律七調十二均之繁變皆在焉巧足以制其器明足以察其微聰足以清其紀心足以窮其理約舉之而義自固古樂亦豈終不可復哉若苛細煩密之說有名有數而不能有實祇以戕人之心志而使不敢言樂京房以下之所以爲樂之贅

既也折中以成必簡之元聲尙以俟之來哲

讀通鑑論卷末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敘論一

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爲之名曰禪於是爲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爲統而後可以爲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繫以揜篡奪之迹抑假鄒衍丑德之邪說與劉歆歆家之緒論文其詖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統之爲言合而併之之謂也因而續之之謂也而天下之不合與不續也多矣蓋嘗上推數千年中國之治亂以迄於今凡

三變矣當其未變固不知後之變也奚若雖聖人弗能知也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據三代以言之其時萬國各有其君而天子特爲之長王畿之外刑賞不聽命賦稅不上供天下雖合而固未合也王者以義正名而合之此一變也而湯之代夏武之代殷未嘗一日無共主焉及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各據所屬之從諸侯以分裂天下至戰國而彊秦六國交相爲從衡赧王朝秦而天下竝無共主之號豈復有所謂統哉此一合一離之始也漢亡而蜀漢魏吳三分晉東渡而十六國與拓拔高氏宇文裂土以自唐亡而汴晉江南吳越蜀粵楚閩荆南河東各帝制以

自崇土其土民其民或迹示臣屬而終不相維繫也無所  
統也六國離而秦苟合以及漢三國離而晉乍合之非固  
合也五胡起南北離而隋苟合之以以及唐五代離而宋乃  
合之此一合一離之局一變也至於宋亡以迄於今則當  
其治也則中國有共主當其亂也中國竝無一隅分據之  
主蓋所謂統者絕而不續此又一變也夫統者合而不離  
續而不絕之謂也離矣而惡乎統之絕矣而固不相承以  
爲統崛起以一中夏者奚用承彼不連之系乎天下之生  
一治一亂當其治無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於正當其亂  
既不正矣而又孰爲正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

正邪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惟  
爲其臣子者必私其君父則宗社已亡而必不忍戴異姓  
異族以爲君若夫立乎百世以後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論  
則五帝三王之大德天命已改不能強繫之以存故杞不  
足以延夏宋不足以延商夫豈忘禹湯之大澤哉非五子  
不能爲夏而歌離汭非箕子不能爲商而吟麥秀也故昭  
烈亦自君其國於蜀可爲漢之餘裔而擬諸光武爲九州  
兆姓之大君不亦誣乎充其義類將欲使漢至今存而後  
快則又何以處三王之明德降苗裔於編氓邪蜀漢正矣  
已亡而統在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者唐承隋而隋抑

何承承之陳則隋不因滅陳而始爲君承之宇文氏則天下之□□已□何統之足云乎無所承無所統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亂天也猶日之有晝夜月之有朔弦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順逆定天命之去留而詹詹然爲已亡無道之國延消謝之運何爲者邪宋亡而天下無統又奚說焉近世有李槃者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歸爲篡弑之蕭衍延苟全之祀而使之統陳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勗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父子君臣之倫大紊而自矜爲義有識者一呷而已若鄒衍五德之說尤妖妄而不經君子闢

之斷斷如也

敘論二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婦之與知聖人莫能違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終不與匹夫匹婦爭鳴以口說爲名教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習非爲是雖覆載不容之惡而視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則惡不知懲善亦猶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闕而天良在焉非秉日月之明以顯之則善不加勸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而豈灌灌諄諄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褒貶曼衍長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

哉莊生曰春秋經世之書聖人議而不辯若華督宋萬楚  
商臣蔡般當春秋之世習爲故常而不討乃大書曰弑其  
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辯也以此義推之若王莽曹操朱溫  
輩之爲大惡也昭然見於史策匹夫匹婦得以詬厲之於  
千載之下而又何俟論史者之喋喋哉今有人於此殺人  
而就服刑於司寇矣而旁觀者又大聲疾呼以號於人曰  
此宜殺者非匹夫匹婦之褊躁孰暇而爲此孟子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詐遁之  
游辭不能復逞使聖人取中肩之逆稱王之僭申明不已  
而自謂窮亂賊之姦彼姦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婦之巷

議也而又奚畏焉蕭曹房杜之治也劉向朱雲李固杜喬  
張九齡陸贄之貞也孔融王經段秀實之烈也反此而爲  
權姦爲宦寺爲外戚爲佞倖爲培克之惡以敗亡人國家  
也漢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其後世之驕奢淫  
佚自貽敗亡也漢高之興項羽之亡八王之亂李郭之功  
史已詳紀之匹夫匹婦聞而與知之極詞以贊而不爲加  
益聞者不足以興極詞以貶而不爲加損聞者不足以戒  
唯匹夫匹婦悻悻之怒沾沾之喜繁詞累說自鳴其達於  
古者樂得而稱述之曾君子誘掖人之善而示以從入之  
一耳止人之惡而窮其陷溺之實屑侈一時之快論與道

聽塗說者同其紛囀乎故編中於大美大惡昭然耳目前  
有定論者皆略而不贅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盡然之  
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  
其心窮其效所繇與胡致堂諸子之有以異也

### 敘論三

論史者有二弊焉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  
審襄其所不待襄而君子不以爲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姦  
邪顧以爲笑此旣淺中無當之失矣乃其爲弊尙無傷於  
教無賊於民也抑有纖曲鬼瑣之說出焉謀尙其詐諫尙  
其譎微功而行險干譽而違道獎詭隨爲中庸誇儉生爲

明哲以挑達搖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機巧裂人之名義而使枉此其於世教與民生也災愈於洪水惡烈於猛獸矣蓋嘗論之史之爲書見諸行事之微也則必推之而可行戰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爲便進諫而君聽以從無取於似仁似義之浮談祇以致悔吝而無成者也則智有所尚謀有所詳人情有所必近時勢有所必因以成與得爲期而敗與失爲戒所固然矣然因是而卑汚之說進焉以其纖曲之小慧樂與跳盪游移陰匿鈎距之術而相取以其躁動之客氣迫與輕挑忮忿武健馳突之能而相依以其婦姑之小慈易與狐媚猫馴泆忍柔巽之情而相昵聞

其說者震其奇詭歆其纖利驚其決裂利其响嘖而人心  
以熾風俗以淫彝倫以斁廉恥以墜若近世李贄鍾惺之  
流導天下於邪淫以醜□□□□之□豈非逾於洪水烈  
於猛獸者乎溯其所繇則司馬遷班固喜爲恢奇震耀之  
言實有以導之矣讀項羽之破王離則鬚眉皆奮而殺機  
動覽田延年之責霍光則膽魄皆張而戾氣生與市儈里  
魁同慕汲黯包拯之絞急則和平之道喪與詞人游客共  
歎蘇軾蘇轍之浮夸則惇篤之心離諫而尚譎則俳優且  
賢於伊訓謀而尚詐則甘誓不齒於孫吳高允翟黑子之  
言祇以獎老姦之小信李克用三垂岡之歎抑以侈盜賊

之雄心甚至推胡廣之貪庸以抑忠直而愜鄙夫之志伸  
馮道之逆竊以進夷盜而順無賴之欲輕薄之夫妄以爲  
慷慨悲歌之助雕蟲之子喜以爲放言節說之資若此之  
流允爲殘賊此編所述不敢姑容刻志兢兢求安於心求  
順於理求適於用願惟不逮用自慙慙而志則已嚴竊有  
以異於彼也

敘論四

治道之極致上稽尚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樞  
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覈不及者倦過者欲速  
其大用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極也

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而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銓選以均賦役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式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爲規畫措之科條尙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遺其實而弗求詳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井田朝會征伐建官頒祿之制尙書不言孔子不言豈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經乎夏書之有禹貢實也而系之以禹則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於商周周書之有周官實也而系之以周則成周一

代之規初不上因於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何以信豈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卽啟不足之階言所以信而且致不信之咎也孟子之言異是何也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侯王分土各自爲政而皆以放恣漁獵之情聽耕戰刑名殃民之說與尙書孔子之言背道而馳勿暇論其存主之敬怠仁暴而所行者一令出而生民卽趨入於死亡三王之遺澤存十一於千百而可以稍蘇則抑不能預謀漢唐已後之天下勢異局遷而通變以使民不倦者奚若蓋救焚拯溺一時之所迫於是有徒善不足爲政之說而未成乎郡縣之天下猶有可遵先王之理

勢所繇與尚書孔子之言異也要非以參萬世而咸可率  
繇也編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勉自竭以求合於聖治之  
本而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卽一代而各有弛張均  
一事而互有伸詘雷爲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  
相踈繇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若井田封建  
鄉舉里選寓兵於農舍笞杖而行肉刑諸法先儒有欲必  
行之者矣襲周官之名迹而適以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  
據禹貢以導河而適以益其潰決者李仲昌也盡破天下  
之成規駭萬物而從其記誦之所得浸使爲之吾惡知其  
所終哉

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爲力行求治之資也覽往代之治而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詬厲其惡言已終卷已掩好惡之情已竭積然若忘臨事而仍用其故心聞見雖多辨證雖詳亦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君以柔嘉爲則而漢元帝失制以釀亂臣以慝直爲忠而劉栖楚碎首以藏姦攘夷復中原大義也而梁武以收含怒殺將帥危道也而周主以興無不可爲治之資者無不可爲亂之媒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

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設身於古之時勢爲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爲爲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爲之發患而已之去危以卽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爲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鑑者能別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鑑豈能爲功於我哉故論鑑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

何以救失乃可爲治之資而不僅如鑑之徒懸於室無與  
照之者也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  
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  
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  
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  
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  
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道無方以位物於有方  
成事之有體鑑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  
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抑豈曰此所論者立一  
成之例而終古不易也哉

讀通鑑論卷末終